

202508版權所有

我突然覺得，自己似乎太自以為是了。其實，爸爸早已將最好的東西都留給了我，而我卻視為理所當然……。當弟弟願意回頭的時候，爸爸選擇了接納。因為家人，是談愛多過於責備的地方。

大兒子

文／陳以心 圖／Amigo

我的弟弟在他18歲那年，離開了家……。


我們家住在鄉下，放眼望去是一望無際的田，以及圍欄裡一群需要餵食、清理大小便的牛、羊和雞。

鄉下的生活很單調乏味，左右鄰居也許都比我們兄弟之間還熟悉我們的大小事——我小一時還包著尿布上學；我的聯絡簿掉進水溝三次；我帶著弟弟偷摘隔壁老王蘋果樹上的蘋果；弟弟考試作弊，我也因此一起被爸爸痛打了整晚等等。

這就是鄉下，一個沒有祕密的地方。

因此，弟弟一直很嚮往大城市。那裡有許多很酷炫的事物：新潮的衣服、每週上映新片的電影院、晚上不會關門的夜店，以及各種你想不到，但在那裡都找得到的東西，應有盡有。

我跟弟弟都只有初中畢業，畢業後就回來幫忙農作。不過，我曾經在城市待過三個月，在那裡學習作物改良與水源灌溉的技術。



那裡資源豐富，步調很快，但人們卻不快樂。因為那是一座移民城市，海納百川，凡是有夢想、有能力的人，無不擠破頭，想在這裡找到屬於自己的位置。

但你一定不知道，外地人想要在這座城市立足，需要付出多麼大的努力。

有時候，他們穿著名牌西裝，卻得搭乘滿載的公車去上班；吃著廉價的泡麵，卻繳著昂貴的房租；縮在兩三坪大小的房間裡，熬夜趕著隔天的報告。

見面聊天的內容，也永遠都在比較誰的薪水多、學歷高、工作能力如何，誰又擁有稀有款式的名牌。

這個社會似乎病了！大家所喜愛的，只有自己現在擁有的頭銜、地位與別人的掌聲。他們愛上了這個位置帶來的成就感，卻沒有發現：自己的眼神，早已失去了起初的熱情。

每天的疲倦與麻木，漸漸取代了和家人朋友相處的時光。日復一日，那些曾經的理想被消磨殆盡，他們卻渾然不覺。

弟弟滿18歲的前半年，每天都跟爸爸吵著要分家產、要離開這裡。

當他滿腔熱血、懷著一股衝勁的時候，我和爸爸說的話，他完全聽不進去，還認為我們阻擋了他追尋夢想的腳步，甚至開始用叛逆、惡劣態度對待最親近的家人。

弟弟不僅整日遊手好閒，還故意破壞農作物收成、截斷水源、燒毀播種的種子，想要逼爸爸妥協。

在不勝其擾之下，爸爸變賣了一半的土地，把錢給了弟弟。

當時的我，很擔心弟弟會在城市裡迷失自我，因為我也曾經陷入那樣的比較之中，變得不快樂，甚至憂鬱。直到我回來以後，才漸漸走出那段日子。但面對弟弟一意孤行的態度，我們也只能放手讓他出去闖盪。

我還記得，在他離開的那一天，爸爸的眼神顯得格外疲憊，頭髮似乎也白了許多。他站在田埂的最尾端、最高處，望著弟弟離去的背影，直到那背影消失在視線中，爸爸依然久久地望著。夕陽下，他的背影被拉得好長好長……



從那天開始，家門前便掛著一盞燈，總是亮著。每個夜晚都會掛上，直到早晨才收下來，日復一日地重複著。

爸爸幾乎放下了所有家務，改由我來管理這個家。

每天傍晚，爸爸都會站在田埂的最高處，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直到太陽落下，才拖著佝僂的背影，拄著拐杖慢慢往回走。

我一直以為，弟弟不會回來了。那裡的生活是如此精彩，他根本沒有空想起我們。我也氣他那麼不成材，只在乎自己分到的財產，卻從沒想過為這個家付出過什麼，也不曾關心爸爸的身體。

自從媽媽離開後，只要天氣濕冷，爸爸就容易咳嗽，膝蓋也常痠痛。

我總覺得，沒有這個弟弟也好——直到那年冬天……

有個乞丐步履蹣跚地走進我們村莊，爸爸卻突然坐了起來，仔細凝視了一會兒後，便激動地站起來，朝乞丐的方向走了過去。

一股酸臭味不斷地飄過來，他的衣服上滿是補丁，鞋子也破了一個大洞。但爸爸卻流下了淚水，甚至露出我好久都沒有見過的的笑容。

當我再仔細一看，赫然發現——那個人，不就是離家多年的弟弟嗎？

爸爸喘著氣，一拐一拐地走過去，弟弟跪了下來，淚流滿面，似乎對爸爸說了什麼。爸爸只是搖搖頭，扶他起來，接著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擁抱。爸爸抱著他好久好久，才捨得放開。

當天晚上，爸爸宰了一隻肥牛犢，宴請所有人前來吃飯，而我一個人坐在田埂上，賭氣不肯進去。因為我覺得，弟弟根本不配得到這麼好的待遇。

宴客結束後沒多久，爸爸走了出來，來到我身旁，對我說：「兒啊！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。只是你這個兄弟，是死而復活、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們理當歡喜快樂。」

我突然覺得，自己似乎太自以為是了。

爸爸所留下的家業，沒有一樣是不給我的，包含他管理的智慧、家中僕婢的忠心，以及許多的陪伴與耐心……，其實，他早已將最好的東西都留給了我，而我卻視為理所當然。

如今，爸爸最期盼的，不過就是一家人能再次團圓，再次像以前一樣，好好地一起吃頓飯，而我卻沒辦法放下成見。

當弟弟願意回頭的時候，爸爸選擇了接納。

因為家人，是談愛多過於責備的地方。

這人該知道：叫一個罪人從迷路上轉回便是救一個靈魂不死，並且遮蓋許多的罪（雅五20）。 